

西方语言学与应用语言学视野



社会语言学导论(第3版)
An Introduction to Sociolinguistics
(Third Edition)

[新西兰] Janet Holmes/著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西方语言学与应用语言学视野

西方语言学视野

An Introduction to Sociolinguistics
(Third Edition)

社会语言学导论
(第3版)

[新西兰] Janet Holmes 著

孙金华 导读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北京·广州·上海·西安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社会语言学导论(第3版) = An Introduction to Sociolinguistics: 第三版: 英文/ (新西兰) 霍姆斯 (Holmes, J.) 著; 孙金华导读. —影印本. —北京: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北京公司, 2011.8
(西方语言学视野)

ISBN 978-7-5100-3531-9

I. ①社… II. ①霍…②孙… III. ①社会语言学-英文 IV. ①H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083104 号

This edition of AN INTRODUCTION TO SOCIOLINGUISTICS, Third edition is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Pearson Education Limited.

© Longman Group UK Limited 1992, © Pearson Education Limited 2001, 2008

All right reserved. No part of this book may be reproduced or transmitted in any form or by any means, electronic or mechanical, including photocopying, recording or by any information storage retrieval system, without permission from Pearson Education Inc.

保留所有的权利。未经版权所有者允许, 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本书的全部或部分章节。

This edition is Licensed for sale in the mainland territory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only (excluding Taiwan, Hong Kong SAR and Macau SAR).

本影印版仅限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不包括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和台湾地区)发行和销售。不得出口。

社会语言学导论(第3版)

An Introduction to Sociolinguistics (Third Edition)

著 者: [新西兰] Janet Holmes

导 读: 孙金华

责任编辑: 梁沁宁

封面设计: 然则设计公司

出版发行: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北京公司 <http://www.wpcbj.com.cn>

地 址: 北京市朝阳区大街 137 号(邮编 100010, 电话 010-64077922)

销 售: 各地新华书店及外文书店

印 刷: 三河市国英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87 mm × 1092 mm 1/16

印 张: 33

字 数: 711 千

版 次: 2011 年 8 月第 1 版 2011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00-3531-9/H · 1219

版权登记: 京权图字 01-2008-4810

定 价: 66.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西方语言学视野

专家委员会

主 任 沈家煊 陆俭明 胡壮麟 桂诗春

委 员 (以姓氏笔画为序)

丁言仁	王 寅	王立非	王初明	王建勤
王洪君	文秋芳	方 梅	石 锋	冉永平
冯志伟	宁春岩	朱庆之	任绍曾	刘丹青
刘振前	江 荻	杨永林	杨亦鸣	杨信彰
李小凡	李向农	李柏令	李战子	吴海波
吴福祥	岑运强	何自然	汪国胜	沈 阳
张 博	张伯江	张德禄	陆丙甫	陆汝占
陈永明	胡建华	姜望琪	祝畹瑾	姚小平
袁毓林	顾曰国	钱 军	郭 锐	高一虹
高立群	黄国文	曹广顺	崔 刚	崔希亮
彭宣维	董秀芳	程 工	程晓堂	曾晓渝
熊学亮	潘文国			

总策划 郭 力

西方语言学视野

海外专家委员会

主 任 黄正德 贝罗贝 丁邦新

委 员 (以姓氏笔画为序)

王 惠 石定栩 石毓智 冯胜利 朱晓农
刘勋宁 孙景涛 张 敏 张洪明 徐 杰

总策划 郭 力

总 序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是国内最早通过版权贸易出版影印海外科技图书和期刊的出版机构，为我国的教学和科研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作为读者，我自己也是得益于这项工作的人之一。现在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北京公司打算引进出版一套“西方语言学视野”系列丛书，一定也会受到广大研究语言、教学语言的人士的欢迎。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的宗旨是，把中国介绍给世界，把世界介绍给中国。我认为，从总体上讲，在今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把世界介绍给中国这项任务还是主要的。西方的语言学在过去几十年里的发展和变化是很快的，新理论、新方法、新成果很多，特别是在语言学和其他学科的交叉方面。跟我们的近邻日本相比，据我所知，我们翻译、引进西方语言学著作无论在速度还是数量上都是有差距的。不错，从《马氏文通》开始，我们就在不断地引进和学习西方的语言学理论和方法，有人会问，这样的引进和学习还要继续到哪一天？其实，世界范围内各种学术传统的碰撞、交流和交融是永恒的，我们既要有奋起直追的勇气、独立创新的精神，也要有宽广平和的心态。要使我们的语言研究领先于世界，除了要继续继承我们传统中的优秀部分，还必须将别人先进的东西学到手，至少学到一个合格的程度，然后再加上我们自己的创新。

这套丛书叫“西方语言学视野”，顾名思义，就是要开拓我们的视野。理论和方法姑且不谈，单就关注的语言而言，我们的视野还不够开阔，对世界上各种各样其他民族的语言是个什么状况，有什么特点，关心不够，了解得更少，这肯定不利于我们探究人类语言的普遍规律。我们需要多引进一些语言类型学方面的书，看来出版社已经有这方面的考虑和计划。我发现这套丛书中有一本是《历史句法学的跨语言视角》，另一本是《语法化的世界词库》，都是从各种语言的比较来看语言演变的普遍规律。还有一本是《语言与认知的空间——认知多样性探索》，大概是从语言的多样性来看认知方式的多样性。这都是值得我们参考学习的。

请专家给每本引进的书写一个导读，这是一个帮助一般读者阅读原著

的好办法。种种原因不能通读原著的人，至少也可以从导读中了解到全书的概貌和要点。最后希望世界图书出版公司能不断给这套丛书增添新的成员，以满足读者的需求。

沈家煊

2007 年 2 月

《社会语言学导论》（第3版） 导读

孙金华

作为一门研究语言与社会共变关系的学科，社会语言学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发展已经日趋成熟兴旺。在社会语言学研究领域内，有了成熟的研究队伍，如 Labov, Milroy, Hudson, Wardargh, Fasold, Coulmas 等；出版了一系列著作；经过不断实践形成了科学有效的研究方法，其中既有社会科学广为使用的方法，也有专门用于社会语言学的研究方法，很多研究成果在之后的调查中得到了验证。社会语言学在发展进程中，不断扩展其研究领域，已经远远超出了传统语言学研究的范围（杨永林，2000）。

自 20 世纪 80 年代西方社会语言学传入中国以来，中国的社会语言学不断吸纳各方成果，已经进入“稳定深入发展阶段”（郭熙，2002）。中国社会语言学的发展并非一帆风顺，也经历了摸索与蜕变。早期的中国社会语言学一度以“文化”的模式发展，无论是研究目标还是研究对象都相对宏观。自 2003 年中国社会语言学学会成立以后，学科定位逐渐清晰，进入了方向性和目的性比较明确的发展阶段（徐大明，2007a：4）。2003 至 2005 年间，中国的社会语言学理论和实践有了长足的发展。在理论上，引介、消化国外社会语言学的观点，结合我国社会语言生活的实际，发展和完善自身的理论体系，最为显著的例子是言语社区理论在中国的发展（徐大明，2007a：4）。中国的社会语言学者结合中国的语言生活实际，推动了该理论的完善和深入。实践上，中国社会语言学者借助以往进行方言调查研究积累的经验，结合中国城市化进程，将研究对象集中在城市语言上。

2005 年之后，中国社会语言学的发展主要呈现以下三个特点：

一、研究机构实体化

我国教育部相继成立三个研究中心（暨南大学的海外华语研究中心、南京大学的中国语言战略研究中心和上海外国语大学的中国外语战略研究中心），标志着中国的社会语言学研究迈入了新的发展阶段。这三个研究中心都是实体化研究中心，都拥有自己的一整套管理和研究队伍。研究中心的在编成员不仅开展自己的研究项目，还承担教育部相关研究项目立项审核的任务。

二、研究方向宏观化

目前,中国的社会语言学研究仍然处于转型期。2005年之前的中国社会语言学大都集中于一些微观语言现象的研究,学科正在沿青年化、实用化的趋势不断发展(徐大明,2007:1),同时更加重视语言变异和变化的研究,尤其是在言语社区理论以及城市语言调查两个方面作出了贡献(徐大明,2007:6-8)。三个研究中心相继成立以后,社会语言学研究在进行深入微观研究的同时,更加关注语言政策、语言规划和语言教育的研究。三者各有侧重。海外华语研究中心的主要任务是对海外华语语言进行全面监测与研究,全面反映海外华语的语言使用情况,向国家有关部门提供咨询,为制定标准和规范提供依据和参考(引自 <http://www.globalhuayu.com>)。中国语言战略研究中心主要从事语言政策、语言规划的理论研究,以及语言国情的对策性研究和中国的国际语言战略等方面的研究,提出应对国内外重要语言问题的科学预案,使之成为政府部门制定国家的宏观语言战略以及语言行动计划时的参考和依据(引自 <http://www.nju.edu.cn/cps/site/lscchina>)。中国外语战略研究中心则主要从事我国外语战略研究和外语教育政策、外语规划的理论研究,以及外语教育的对策性研究(引自 <http://linguistic.shisu.edu.cn>)。

三、研究方法进一步科学化

中国的社会语言学者通过系统观察、严格控制的实验方法,以及定量分析等方法取得了很多实证性研究成果,体现了方法论上的科学性。另一方面,中国的社会语言学研究充分结合我国的语言生活实际,采取开放的思维方式,结合语言的变异和变化的具体事实探索语言发展的一般规律(徐大明,2007:82-101)。

因其研究对象的具体生动、研究方法的科学实证,社会语言学研究吸引了越来越多的研究者。这时,初学者对社会语言学概论书籍的需求很大。Janet Holmes 所著《社会语言学导论》(第3版)(*An Introduction to Sociolinguistics*, Third Edition)的引进无疑是雪中送炭的事情,有志于研究社会语言学的学习者可以从中获得很多基本知识,并借鉴其中的实例,学习具体的研究方法。

Janet Holmes 所著的《社会语言学导论》迄今为止已经出版了三版,出版时间分别为1992年、2001年和2008年。本书是第三版,是作者不断采纳读者反馈的有益建议,集十多年研究之大成的著作。和之前的两版相比,本书除了更新参考文献的推荐阅读目录之外,还增加了很多新的例子,引入了一些新的社会语言学概念,拓展了一些章节的内容,并且专门增加了全新的一章,专门讨论语篇分析。这些修订和增补展示了社会语言学的最新研究成果,指明了近期社会语言学的研究方向,

使得本书的内容更加全面。本书的语言浅显易读，讨论深入浅出，对于以英语为第一或第二外语的学生来说，都不会有晦涩难懂的感觉。

以下是对本书各章节主要内容的简要介绍。

第1章 社会语言学家研究什么？

本章的主要内容是定义社会语言学的研究范畴，言明社会语言学家研究语言和社会的关系，解释为什么在不同的社会语境中人们会言谈各异，以及关注语言社会功能的实现以及语言传达社会意义的途径。为什么人们选择某一语言形式而非其他形式？选择行为可以提示许多非语言信息。换言之，语言变异能够提供社会信息。社会语言学家用变体（variety）或语码（code）来指称根据社会因素划分的一整套语言形式。变体是社会环境中的语言，一个变体就是某一特定社会环境中使用的一整套的语言形式。在任何一个社区中，可以用于不同社会语境中并且具有区分作用的变体构成备选语言库（linguistic repertoires）。变体的选定主要涉及参与者（participants）、互动场合或社会语境（the setting or social context of the interaction）、话题（topic）以及功能（function）四个方面的社会因素。分析其使用则涉及社会距离（social distance）、地位（status）、正式程度（formality）以及功能四种维度的层级划分。解释语言变异时首当其冲的事情是：清楚地识别所涉及的语言变项，以及清楚地识别促使讲话人选用某一语言的不同的社会或非语言的因素。社会语言学家们的目的是寻找理论来有目的地解释社区中的语言使用方式以及人们使用语言时的选择。

本章涉及的主要概念有：风格（style）、方言（dialect）、变体/语码（variety/code）、语言库（linguistic repertoire）和言语功能（speech function）。

A 部分 多语社区

这一部分包括第二章到第五章，主要阐述多语社区中社会因素怎样影响语言选择。然而，即使是在单语社区中也有语言变异，也存在语言选择。

第2章 多语社区中的语言选择

从语言库中选择变体或语码首先要了解语言使用的范围（domains of language use），这一术语是由美国社会语言学家 Joshua Fishman 推广使用的，主要包括典型参与者在典型场景下的典型语言互动。借助语言使用范围的信息可能描绘某一社区语言使用规范的概要模型，这对于双语或多语社区尤为重要。本章的范例能够令人一目了然语言变体的使用范围，并能比较不同言语社区中语码选择的模式。语言选择的模型不仅包括语言使用范围涉及的社会因素，还应该解释社会距离（陌生或友善）、相关地位或身份（如：医生和病人）、正式程度，以及互动的功能及目标

(如：讨价还价)。深入的分析必然会和语码转换及混合相关联。下面讨论一个重要的社会语言学概念——双言制 (diglossia)。

狭义的或原始的等言线具有三个关键特点：第一，社区中有同一语言的两种变体并存，一个是高变体 (high variety/H)，另一个则为低变体 (low variety/L)；第二，各变体有其不同的功能且互为补充；第三，日常会话中无人使用高变体。即使人们不能理解高变体，却通常会推崇高变体，因而其具有较高的社会地位。然而，人们对于低变体的态度却不尽相同，甚至截然相反。有时讲话人对低变体的评价很高，即使有些人否认它的存在；另一些人却视其为表达真实意图的最佳方法。等言区适用于言语社区而非个体的特征。也就是说，等言区是用于描写社会的或制度化的双语，其中两个变体覆盖所有的社区语言使用范围。确认等言区的最初标准十分严格，一些语言学家认为需要扩展其含义，包括任何两种语言具有不同功能的任何社区，尤其是一种语言具有高功能，另一种则有低功能的社区。有时会出现相对复杂的不同变体各具功能的现象，多言区就是指那些有规律地使用多于两种语言的社区。在多语社区中，有超过两种语码或语体各司不同的职责。

在某一语言范围或社会情境中，因语境变化会发生语码转换 (switch code)。语码转换可以显示社会情景的变化、族群身份的认定，以及第1章所提及的社会距离维度的变化，同时也可能反映地位关系以及互动正式程度的变化情况。双语者常常使用特定语码讨论特定话题，因而在某些言语事件中，讲话人可能通过语码转换来改变话题。语码转换还可展示情感功能 (affective function) 或指示功能 (referential function)。有时因为修辞的需要，讲话人有意转换语码以达到表达的需要，此类转换被称为隐喻转换 (metaphorical switching)。技巧性的隐喻转换和隐喻一样能够丰富交流的内容。人们使用某一语言时，若找不到合适的用词就会从另一语言中借用词语来表达概念，这就是词汇借用 (lexical borrowing)，此类借用一般只涉及词汇，主要是名词。借用在形式上不同于语码转换。被借用的词语在发音和语法上适应目标语言，仿佛是第一语言的一部分。

有的学者认为存在统辖语码转换的普遍原则，他们提出了句内转换 (intra-sentential switching)、等同约束 (equivalence constraint)、基础语言框架 (matrix language frame, MLF)、嵌入语言 (embedded language) 等概念。有的学者则认为语码转换无定式可言，应该更加关注社会、风格及语境因素。

本章的主要概念有：语域 (domain)、双言制 (diglossia)、高变体和低变体 (H and L varieties)、有/无双言制的双语现象 (bilingualism with and without diglossia)、多言制 (polyglossia)、语码转换 (code-switching)、情景转换 (situational switching)、隐喻转换 (metaphorical switching)、语码混合 (code-mixing)、混合方言 (fused lect)、词汇借用 (lexical borrowing)、句内语码转化 (intra-sentential code-switching)、嵌入语言 (embedded language)、框架语言 (matrix

language)、句间语码转换 (inter-sentential code switching)。

第3章 语言保持和语言转用

本章探讨不同言语社区进行语言选择时可能遇到的不同约束,以及选择导致的潜在的长期效应——语言转用或死亡。本章的最后一部分则试图通过语言复活来颠覆这种潜在的效应。

语言迁移可能发生在各类社区中。在移民的少数民族社区中,多数人的社会语言逐渐取代了少数民族的母语,其间可能涉及各类社会因素,移民家庭的语言变迁就是典型的例证,讲流利的社会共同语是成功同化的标志。完全转用通常需要三到四代,有时只需两代即可完成。典型的移民是使用其母语的单语者,他们的孩子成为双语者,而他们的孙子则成为使用东道国 (the host country) 语言的单语者。在非移民的言语社区中,导致语言转用的原因不是移居,而是政治、经济和社会变化。在移民的少数民族社区同样会产生语言转用,尤其是干体力活的少数民族,由于生存的压力,为了找到一份好的工作或社会交往而放弃使用母语。一旦发生语言转用,必然是向主要的权势族群的语言转用。因为此类语言与地位、名望以及社会成功相关,难怪许多年轻的少数民族成员会放弃自己的语言。

当所有讲某种语言的人都去世,该语言也随之死亡。语言转用会导致语言的逐渐消亡。一种语言的功能范围接二连三地被另一种语言取代,其使用范围不断缩小,语言使用者亦会逐渐不再使用它,此类情况即语言丢失 (language loss)。正在丢失的语言只能一退再退,最终可能只在家庭或一些礼仪和典礼场合使用。

影响语言迁移的因素很多,既有经济、社会和政治上的,也有人口学上的。抵制语言转用的现象在农村比在城市持续的时间更长。这种现象部分反映了农村人倾向于更长时间地远离政治权利中心,族群语言可以满足他们的大部分社会需求。族群的大小也会影响语言转用的速度,族群间的通婚则会加速语言迁移。

在少数语言地位高的社区,语言转用的速度相对较慢。鉴于少数语言被当做民族认同的标志,自然会维持得更久些。语言本身的国际声望也决定了这种有利于其保持的正面态度。少数民族家庭居住得近且常见面交流、与祖国的联系较多较密、为了捍卫母语而在学校或宗教崇拜等场合使用母语、制度的支持等,都有助于维持他们自己的语言。Howard Giles 引入了“语言活力 (ethnolinguistic vitality)”这个术语来归纳影响语言保持的诸多因素。

有时某一社区意识到自己的语言面临消失的危险时,可能有意采取一些措施使其语言得到语言复兴 (language revival)。复兴与否的关键在于语言丢失的程度是否已经到了无法挽回的地步,但是人们使语言复兴的意识强度及原因也十分重要。希伯来语 (Hebrew) 就在死亡了近 1700 年后在以色列 (Israel) 复活了。尽管最初只在祈祷和读圣书时使用该语言,由于国家作出了很多努力让成人对孩子们使用希伯

来语，最终它成功地复活了。

本章涉及的主要概念有：语言转用 (language shift)、语言死亡 (language death)、语言丢失 (language loss)、语言保持 (language maintenance)、双语教育 (bilingualism education)、民族语言活力 (ethnolinguistic vitality)、语言复兴 (language revival)。

第4章 语言变体和多语国家

本章验证了社会语言学家用于区分多语社区中的不同语体或语码的标志和标准。他们发展了许多根据社会地位和功能划分语言的方法。其中最有用的是土语和标准语的区别。

1. 土语

土语 (vernacular languages) 有很多种解释，通常是指没有官方地位且未经标准化的语言，一般只有很有限、非正式的功能范围。其含义包括三个方面的要素：未编码或未标准化、在家庭中作为第一变体习得，以及相对有限的功能。有些学者将其扩展为非官方语言之外的任何语言。它也常指语言库中最为口语化的变体，可以是未标准化的族群语，也可以是在家中或密友间使用的语言。更为宽泛地讲，它还可以是单语社区标准化变体的最非正式、最口语化的变体。它的确是可用于指称日常互动中的语言，但并不表示只适用于非正式的语言范围。

2. 标准语

和土语相比，标准语 (standard languages) 更难言明，语言学家们对它的理解亦各不相同。一个标准变体通常是经历了某种程度的规范化及编码的书面语，是社区中有声望的语体或语码，作为高变体与一系列低变体共存。标准语的编码 (codification) 依据通常是记录或规定语言标准形式的语法或字典，其标准往往是受过教育和有威望的群体所使用的语言。标准英语的发展告诉我们，标准语有三个主要指标：有影响、有威望；已编码且稳定；高功能范围。

3. 通用语

在多语社区，某一土语或地方语可能担负较为广泛的交流角色，此类语言被称为通用语 (lingua franca)。通用语在具有不同第一语言的人之间使用。有些国家最广泛使用的通用语是官方语言或国家语言。在多语社区中，通用语往往会最终取代土语。通用语通常最初是以商业语言的形式出现，这充分体现了经济因素对语言变化的影响。

4. 皮钦语和克里奥尔语

许多例子都表明，可以创造一种语言用于使用不同语言的人们之间的交流。从

语言学和社会语言学的角度来看，最有趣的交流语言是皮钦语（pigins）和克里奥尔语（creoles）。

（1）皮钦语

皮钦语是没有共用语言的人们之间的交流语言，不是任何人的母语，其功能仅为信息指示。皮钦语涉及的所有语言都在其发音、词汇和语法上有不同程度的反映，它本身也会产生许多全新的、独特的特征。然而有一个有趣的现象：若某个群体使用有声望的世界语言（prestigious world language），其他群体使用当地土语，则有声望的语言更易影响词汇，土语更易影响语法。前者被社会语言学家称为词汇源（lexifier）或上层基质（superstrate），后者被称为下层基质（substrate）。皮钦语的声望不高，不说它的人常视其为可笑的语言。鉴于大量的皮钦语词汇来自欧洲语言，许多欧洲人视其为自己语言的低劣形式（debased form）。总而言之，皮钦语具有三个可识别的特点：有限的功能范围、简单的语言结构、低声望的负面评价。皮钦语的产生是为了某个限定的功能，一旦该功能消失，皮钦语也随之消失。

（2）克里奥尔语

克里奥尔语是获得了母语讲话者的皮钦语，被孩子们作为第一语言使用，并且在广泛的范围内使用。克里奥尔语发展了系统的语言标志形式，比如动词的时态，这些语言标志形式可能最终成为衍生形式（inflections）或粘着形式（affixes）。在皮钦语变成克里奥尔语的过程中，结构逐渐规则，这一过程即克里奥尔语化（creolisation）。

皮钦语和克里奥尔语之所以对语言学家们具有如此大的吸引力，在于其提供了语言进行变化的实验室，可以检验关于语言特征和发展过程的普遍性假设。皮钦语和克里奥尔语也表明了语言发展变化过程中社会因素的关键作用——意义刺激了结构变化，并且导致了语言详述（linguistic elaboration）的功能需求。

不同地域的皮钦语有许多相似之处，是因为所有的皮钦语在发展过程中都受到两种类型的局限：第一，共有的基本功能——商务、交易或其他基本事务以及指示功能；第二，相同的达到以上功能的结构形成过程——简单化或减少诸如性别标记等冗余的语言特征。

在标准语言和克里奥尔语之间可能存在语言变体连续体，有时被称为后克里奥尔连续体（post-creole continuum）。最接近标准语言的变体被语言学家称作高语言（acrolect），最接近克里奥尔语的则为基础语言（basilect）或深度克里奥尔语（deep creole）。这两类变体的语言使用者互相都不可理解。处于这两极之间的变体是中间语言（mesolects）或中间变体（intermediate varieties）。

本章涉及的主要概念有：土语（vernacular）、标准语（standard）、内部、外围和扩展维度的英语变体（inner-circle, outer circle and expanded circle varieties of English）、通用语言（lingua franca）、皮钦语（pigin）、词汇源/上层词（lexifier or superstrate）、

下层词 (substrate)、克里奥尔语 (creole)、克里奥尔化 (creolisation)、高语言 (acrolect)、基础语言 (basilect and mesolect)、去克里奥尔化 (decreolisation)。

第5章 国家语言和语言规划

1. 国家语言和官方语言

在社会语言学领域,国家语言和官方语言的区别一般是情感和指示功能的不同,更确切地说是意识上和工具性的区分。国家语言是政治、文化和社会单位,是国家统一的标志之一,功能在于国家认同和统一民众。官方语言是一种单纯地用于政府事物的语言。其功能是事物性的,而非象征性的。这两种语言可能重合于某一语言,许多国家不做区分,尤其是单语国家。多语国家往往会依政治考量认定某一语言为国家语言,同时以一种或多种语言为官方语言。

许多国家将单一国家语言的确定视为国家团结的象征。“一国一语言”曾是普遍且有力的口号。在早期社会,作为政治实体的国家语言通常是经过一段时间的发展自然地或相对无意识地形成的。过去的一百年中,在世界范围内民族主义和独立都是非常重要的政治问题。在建立专有的国家认同及捍卫独立、防止被殖民的斗争中,发展国家语言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在多语国家,选择国家语言这一政治权力的意义尤为清楚。

2. 规划国家官方语言

在选择发展某一变体或语码作为官方语言时,主要考虑形式、功能和态度,步骤则可分为四步:1) 选择 选择要发展的变体或语码;2) 编码 (codification) 标准化其结构和语言特征,这一语言过程被称作本体规划 (corpus planning);3) 详绘 (elaboration) 扩展其功能至新的范围;4) 确认其接受度 (acceptance) 增强其声望,以提高其地位,这一过程又叫地位或声望规划 (status planning or prestige planning)。在这一节中,作者举了 Tanzania 语言规划的例子,来示范多语国家在多种语言环境中的国家语言选择。

3. 一个标准变体在挪威的发展

本节以挪威为例阐释国家语言怎样在单语国家形成。挪威这样一个人口基本同源的小国,有意识的语言选择加速了其语言标准化进程,确认了特定变体的地位。从其过程中可以了解,语言规划的吸引力在于综合考虑政治、社会和语言各层面的因素。

4. 语言学家在语言规划中的作用

本节涉及一些具体的语言问题,探讨语言学家们在编码过程中怎样发挥自己的作用。他们在正字法编码 (codification of orthography)、词汇拓展 (developing

vocabulary)、接受度以及习得规划 (acquisition planning) 方面都大有可为。习得规划是指社会语言学家通过有效的方法发展壮大某一语言的使用人数。典型的例子是, 中国在推广普通话 (Mandarin) 的早期充分利用报纸和广播发展其认可的语言及文字体系。

5. 结论

语言规划最简单的定义是有意识的语言变化。语言规划者为了解决特定言语社区的具体语言问题, 需要制定一定的语言政策。虽然本节主要讨论了国家的语言政策而非个体的语言行为, 但是个体的语言形式终将影响语言规划的成败。若政府规划某种语言为官方或国家语言, 但民众不使用它, 这种语言最终就会消亡。

本章涉及的主要概念有: 国家语言 (national language)、官方语言 (official language)、语言的现实地位及法律地位 (de facto and de jure status of language)、语言规划 (language planning)、地位和声望规划 (status or prestige planning)、本体规划 (corpus planning)、习得规划 (acquisition planning)、编码 (codification)。

B 部分 语言变异: 以语言使用者为中心

这一部分主要涉及单语者怎样反映非语言信息, 重点是语言使用者的社会特征, 详细探讨了单语讲话人的语言选择可以传达的社会信息范围。

第 6 章 地理和社会方言

1. 地理变体

人们通常借助语言指示其特定的群体身份并建立特殊层面的社会认同, 因而群体共有的话语特点显得尤为重要, 是区分群体成员的重要指标。地理变体发音及词汇的不同最易被察觉, 语法差异则相对隐蔽。作者通过绘制一个反映英语单词 “splinter” 的各方言变体图, 让读者看到每一个变体之间都存在相对清晰的边界, 这些边界叫等言线 (isoglosses)。在大陆内部的一个地方至另一个地方通常会存在方言链 (dialect chain) 或方言连续体 (dialect continuum)。欧洲大陆就存在多个方言连续体。中国和印度之间也存在多条方言链。

2. 社会变异

这一节主要介绍了 RP (Received Pronunciation) 的形成。BBC 花费几十年的时间推广 RP, 它是英国的一种社会而非地理方音, 完全遮盖了讲话人的地理渊源, 许多人都称其为 “最时髦的语言 (real posh)”, 实际上它是指受过教育且有声望的社会成员的语音。

3. 社会方言

标准英语比 RP 更为包容, 允许出现变异, 有许多不同的方言。在术语上, 此

类语言形式被称作非标准英语。因为标准英语是最先编码的，所以非标准英语被自然而然地拿来与其相比较。为了避免术语自身带来的贬义联想，一些社会语言学家使用土语（vernacular）这一术语，作者也秉承其风。

语言可以反映族群身份，在印尼和印度这些社会划分（social division）鲜明的地方尤为明显。这些国家的等级系统（caste system）森严，出身决定了等级，每一等级的言行举止都受严格的社会规则约束，语言自然也反映了这一情况。

社会阶层方言在词汇、语音及语法等方面都存在不同。美国社会语言学家 William Labov 最早调查研究了不同发音反映讲话人社会阶层的模型，是社会语言学领域中较为经典的研究。在其语言调查中有效地使用了快速匿名调查法（rapid and anonymous surveys）及社会语言学访谈（sociolinguistic interview）等方法，这些方法也在后来的研究中广为使用。

4. 结论

社会语言学家们发现任何指示社区语言变异的语言特点在各个社会群体中出现的频率都是有规律且可预测的。社会方言调查显示稳定变项（stable variables）可以清楚地区分中产阶级和工人阶级的语言，因为其出现频率高低相差很多，这一现象被称作绝对分层（sharp stratification）。变异不会停滞，它常常指示语言进行中的变化。新的语言形式并非一蹴而就，而是人人相传或群群相传，精细抑或细微地将人群区分开来。这样的不稳定变项是进行中变化的重要线索，被称作精细分层（fine stratification）。

本章涉及的主要概念有：方音（accent）、地域方言（regional dialect）、等言线（isogloss）、方言链（dialect chain）、社会方言（social dialect）、土语（vernacular）、社会语言学模式（sociolinguistic patterns）、方法论（methodology）、绝对和精细分层（sharp and fine stratification）。

第7章 性别与年龄

女性比男性语言更为礼貌，女性和男性着重于不同的言语功能。即使是来自同一社区的女性和男性也会使用不同的语言形式。

1. 单纯的性别言语差异：高度结构化的社区

性别言语差异只是诸多反映社会地位和权势的语言差异之一。单纯的性别言语差异形式反映了性别导致的不同社会角色，即男女所担负的不同的社会责任。

2. 性别优先的言语特点：社会方言研究

虽然男女使用的语言形式不同，某一性别总是倾向于使用某一类形式。作者在本节列出的例子表明，女性总是倾向于比男性更多地使用标准形式，男性则更多地使用土语形式。